

第二十一辑

詩經研究丛刊

中国诗经学会
河北师范大学 编



苑出版社

诗经研究丛刊

第二十一辑

(第九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之三)

中国诗经学会 编
河北师范大学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诗经研究丛刊. 第 21 辑 / 中国诗经学会, 河北师范大学编.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 -7 -5077 -3850 -6

I. ①诗… II. ①中… ②河… III. ①诗经 - 文学研究 - 丛刊

IV. ①I207. 222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78988 号

责任编辑: 战葆红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100079

网 址: [www. book001. com](http://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public. bta. net. cn](mailto: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010 -67675512、67678944、67601101 (邮购)

印 刷 厂: 北京欣睿虹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 880 × 1230 1/32

印 张: 12. 875

字 数: 288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0.00 元

目 录

试论《诗经》名物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王洲明 吕华亮(1)
《诗经》名物研究概述·····	吕华亮(16)
《诗经》中的玉文化·····	王开元(26)
《诗经》中的天文星象·····	李小成(37)
《诗经》的星象表达及阐释学理·····	王建堂(47)
《小雅·正月》疾病名义考·····	赵 雨 卢雪松(55)
诗经草本植物研究·····	(台湾)朱春慧(93)
论《诗经》芳香植物·····	孙秀华(105)
源自《诗经》的成语的意义·····	何慎怡(114)
前贤故训本通达,今人新说宜慎重	
——《邶风·柏舟》“如匪浣衣”之新解质疑·····	刘精盛(134)
清人潘克溥的《诗经说铃》	
——一部淹没在《诗经》学海洋中的	
“诗义大全”·····	张鹏飞(147)
《诗经》的歌咏和吟诵(提要)·····	钱天然 钱明锵(163)
“诗”与“歌”	
——论《诗经》与先秦古籍	
所引之诗歌·····	[日本]大野圭介(165)
《尔雅》因《诗》连言训释·····	李冬英(182)

读《诗》三则	袁长江(188)
窈窕淑女考	黄震云(194)
“发彼有的”中“的”字之演变	肖甫春(197)
读《诗》说“者”	赵伯义(210)
《诗经》中叠音词“绳绳”音辩	桑宇红(214)
风骚叠音词之比较	漆雕世彩(220)
《诗经》范围副词考察	王金芳(239)
“虚邪(徐)”新释	
——三谈关于“歇和”	晏鸿鸣(253)
《毛诗后笺》校点献疑	陈才 周毅杰(261)
风雅颂分类依据之我见	刘生良(266)
《雅》《颂》的人称转换与组合歌者	李辉(276)
康成“比兴论”管窥	杨允(290)
艾略特“客观事物对应物”与《诗经》	
“比兴”手法比较	吴美卿(307)
《诗经》中养生意识探析	(台湾)叶巧蓁(316)
《诗经》职场伦理的现代启示	(台湾)谢绣治(329)
《诗经》休闲思想发微	(台湾)何函栢(361)
香港地区《诗经》研究	
目录索引(1950-2009)	(香港)马辉洪(380)

试论《诗经》名物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王洲明 吕华亮

《诗经》的名物研究,是《诗经》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向来为古今研究者所重视,著作颇丰,成绩斐然。对于《诗经》名物研究的意义,前人多有论述。朱熹说:“解《诗》,如抱桥柱浴水一般,终是离脱不得鸟兽草木。”^[1]郑方坤《全闽诗话》引《昆山徐氏经解》之语云:“六经名物之多,无逾于诗者,自天文地理、宫室器用、山川草木、鸟兽虫鱼,靡一不具,学者非多识博闻,则无以通诗人之旨意,而得其比兴之所在。”^[2]戴震指出:“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乖。”^[3]诸家之语都强调了名物研究的重要性,但着眼点大都在诗义的层面,未免眼界狭窄。考诸《诗经》,可以发现,名物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诗义,还原诗人的活动场景,还有助于我们深入体会《诗经》所蕴涵的文化精神,真正认识《诗经》多样的审美风格及其艺术成就。而这些,正是《诗经》名物研究的深层价值所在。

一、识物求真,把握诗义——《诗经》名物误读例举

《诗经》研究也存在过度阐释的现象,如自闻一多先生在《说鱼》中提出《诗经》中的鱼隐喻有两性关系,很多研究者凡论及《诗经》之鱼者,多比附为两性关系,而不顾及《诗经》鱼意象的丰富性,以致对诗篇的意旨发生误解。如对《卫风·硕人》中鱼的理解,即

其一例。诗云：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罟涉涉，鱣鲔发发，蒹葭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暵。

众所周知，对远古时代的先民而言，繁殖力极强的鱼类，是他们重要的食物之源。古籍和大量出土文物，都证明了远古人的生活与鱼类密不可分的关系。《夏小正》中有“鱼陟负冰”、“獭祭鱼”，作为捕鱼季节到来的物候标志，而且有“虞人入梁”的记载；从卜辞中可以看出，商代有时把鱼用作祭品，商王也参加捕鱼的活动。另外，从殷墟出土的大量鱼骨看，其中包括有青鱼、鲤鱼、黄鱼、鲢鱼、赤眼鲮、草鱼、鳖、河蚌，以及海产鲟鱼、鲕鱼、鲸、海蚌、海贝等，说明当时的捕鱼业已有相当水平。总之，鱼是先民们不可或缺的食物，与先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久而久之，先民们就不自觉地形成一种意识，鱼类丰富就是食物丰富，而食物丰富，就是丰收、富饶的象征。

《诗经》不少处取的正是鱼的丰收、富饶的象征义。如《大雅·韩奕》是首赞美韩侯的诗，第五章叙写韩地物产富饶时说：“孔乐韩土，川泽訏訏。魴魴甫甫，麀鹿嘒嘒。有熊有罴，有猫有虎。”这显然是一种夸饰手法，诗人用几种有代表性的动物，来展示韩土的富庶，而他首先想到的就是鱼。《郑笺》：“甚乐矣，韩之国土也。川泽宽大，众鱼禽兽备有，言饶富也。”可见，在时人的眼中，鱼的众多肥美，已成为富饶的标志。

《周颂·潜》：“猗与漆沮，潜有多鱼。有鱣有鲔，鰪鰌鰋鲤。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朱熹云：“《月令》：‘季冬，命渔师始渔。天子亲往，乃尝鱼，荐寝庙。季春，荐鲔于寝庙。’此其乐歌也。”可见，此

是周王用鱼献祭寝庙时所唱之歌。不难看出,周统治者是多么关心鱼的生产。周王在祖宗面前夸赞漆沮之水鱼类的众多及肥美,把丰收富足的年成所带来的喜悦,与祖宗共同分享,并乞求祖先的保佑。

《小雅·无羊》中的“牧人乃梦,众维鱼矣,旐维旃矣。大人占之,众维鱼矣,实维丰年。”直接用鱼的众多象征丰年。

回头看《卫风·硕人》,“施罟沔沔,鱣鲔发发”,描写的是渔人撒网捕鱼,鱣鲔之鱼在网中扑腾跳跃的情景。“蒹葭揭揭”,则写了河边芦荻生长茂盛。意在夸耀齐地之富饶。联系《硕人》全诗,首章夸赞庄姜地位之高,次章夸赞她的美貌,三章夸赞婚嫁的车马仪仗,卒章是夸赞庄姜生长地齐地的富饶。那种认为此处的写鱼隐喻两性关系的看法,都是不准确的。^[4]

除此之外,其他如有的注者对《邶风·君子偕老》“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中的“副”的解释;对《邶风·墙有茨》“墙有茨,不可扫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中的“茨”的解释,也都牵强难通。

二、还原场景,如同身受——名物与再现《诗经》生活画面

《诗经》真实地反映了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数百年的社会现实。与它同时代或时代接近的典籍相比较,它所展现的社会生活更生动、更广泛,也更加感人。

《诗经》展现那一历史时代中的诸多生活细节,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名物的描写实现的。《诗经》名物,取自周人生活,本身就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保留着那个时代生活的印迹,所以通过对名物的认识,可以更好地带领我们进入那段已逝岁月,感受周人

多彩的生活。比如“亲迎”，是周代婚姻“六礼”中最重要一环。《仪礼·士昏礼》对亲迎的程序有较为详细的记述，但缺少对亲迎盛大场景的描写，而这一点，恰在《诗经》中能够找到。《诗经》中的亲迎诗，通过名物的叙写，再现了亲迎的盛况。如《召南·鹊巢》：

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之子于归，百两御之。

诗共三章，反复咏唱。“之子于归”，指女子出嫁。《毛传》：“百两，百乘也。诸侯之子嫁于诸侯，送御皆百乘。”按《毛传》所说，迎亲、送亲的车辆多达200辆。古人一车四马，则200辆车有马800匹，这是何等壮观的场面！《大雅·韩奕》也描写了同样的场景，“韩侯迎止，于蹶之里。百两彭彭，八鸾锵锵，不显其光。诸娣从之，祁祁如云”。诗写了韩侯亲迎的隆重场面：100辆马车行进在路上，每辆车上的八只鸾铃叮当作响，陪嫁女众多如云，亲迎场面盛大而显赫。车马名物的描写，真实地展现出周代贵族“亲迎”场景的热烈隆重。

如果说《鹊巢》、《韩奕》通过车马名物的描写，突出了“亲迎”场景中盛大热烈的一面，那么，《齐风·著》则别是一番景况：

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琼华乎而。

俟我于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琼莹乎而。

俟我于堂乎而，充耳以黄乎而，尚之以琼英乎而。

诗描写了“亲迎”至男家后的“俟妇”情景。“著”、“庭”、“堂”是男家的三个地点，“充耳”是男子佩戴的玉质耳饰，“琼华”、“琼英”、“琼莹”是耳饰上悬挂的闪亮玉石。男子在著、庭、堂深情地等

候新娘,并揖之入内;而新娘眼中的新郎,更是光彩照人,仪度非凡。“著”、“庭”、“堂”、“琼华”、“琼英”、“琼莹”等名物的运用与描写,生动展现了一个和乐有序、仪礼彬彬的亲迎场面。几千年前发生的那一幕,仿佛又呈现在眼前。

值得一提的是,《诗经》名物蕴含着诗人的情感,所以名物描写不仅较大程度上反映出了周人的生活细节,还展现了周人对待生活的不同态度。也就是说,通过名物的认识,还可以更加深刻地感受周人的内在情怀。比如《诗三百》首篇《关雎》,以和鸣的雎鸠起兴,抒发诗人对淑女的思慕。“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雎鸠,水鸟;“生有定偶而不相乱,偶常并游而不相狎。”^[5]了解了雎鸠“摯而有别”的特性,就能深刻地体会到诗人对真挚爱情的渴望与向往。同样,了解了芣苢的“宜子”功能,才能真切感受到《周南·芣苢》中采摘妇女那焦急与渴盼的心理;了解了“荼”、“荠”的物性,才能深入体会“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所蕴含的弃妇之愁苦情怀,以及周代弃妇的悲惨命运。

《诗经》名物很大程度上还原了周人的生活,展现出了他们的喜怒哀乐。透过名物,我们仿佛亲身感受到发生在那个时代的一幕幕的故事,遥远而又真切。

三、由小见大,折射精神——名物与《诗经》的文化精神

《诗经》名物,是时代文化的物质载体,同时又经过了诗人有意识地选择,凝聚着诗人的情感和价值取向。所以,《诗经》名物,鲜明地折射出了《诗经》所蕴藏的文化精神。

礼乐文化是周代的主导文化,它的触角延伸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祭祀战争,小到日常饮食穿戴,几乎无处不在。礼乐文化

之影响及周人生活,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对与周人衣食住行相关“物”(也即“人工名物”)的描写体现出来的。这些描写,突出地表现出周人对礼的遵从与崇尚。如《诗经》夸赞贵族人物,十有八九要描写他(她)的服饰。《卫风·淇奥》夸赞君子:“有匪君子,充耳琇莹,会弁如星。”《秦风·终南》赞美秦君:“君子至止,锦衣狐裘”,“君子至止,黻衣绣裳。佩玉将将,寿考不忘”。《曹风·鸛鸣》赞美君子:“淑人君子,其带伊丝。其带伊丝,其弁伊骐。”至如《豳风·九罭》、《狼跋》、《小雅·采芣》、《车攻》、《瞻彼洛矣》、《采芣》、《大雅·韩奕》、《周颂·丝衣》等诗中,都有借衣赞人的描写。在周代,服饰是“分贵贱、别等威”的重要工具,是周礼的重要物质载体,正如《左传·桓公二年》所说:“带、裳、幅、舄,衡、紕、纁、纁……,昭其度也。”^[6]而服饰中的玉饰,更是有德的象征,有“君子于玉比德焉”的说法。那么,对于周人来说,夸赞他们“合礼”的服饰,就等于说他们拥有美好的仪度,也就等于说他们守礼重德。究其实,《诗经》的服饰描写,包含着周人对礼、德的赞美和追求,折射出鲜明的礼乐文化精神。

不惟服饰,《诗经》中诸如乐器、食器、车器、建筑等人工名物描写,也都彰显出礼乐文化色彩,传递着浓厚的礼乐文化精神。

农业是周人立国之本、兴国之基。因此,农业文化精神是流淌在周人血液里的基本精神。这种精神在《诗经》中有着集中体现。对农业的赞美、对农业丰收的企盼、对农业环境的熟悉、对农业环境中的乡土的依恋等,都表现出周人以农为本的精神品质。而周人对农业及农业环境的特殊感情,通过对有关名物的描写得以清晰展现。

比如《诗经》中的农事诗,大都有对庄稼津津乐道的描写,反映出周人对所从事的农业生产的自豪与夸赞。试看《载芣》中的

一段:

有略其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驿驿其达。有厌其杰，厌厌其苗，绵绵其麋。

活，指种子播种后，经过“春气苏之，甘泉渍之，暄风鼓之，和日蒸之，与水相得，与气相迎”^[7]，而显露出来的勃勃生气。驿驿，嫩芽破土而出的样子。达，破土而出。厌厌，禾苗茁壮生长的样子。绵绵，指禾穗众多茂密的样子。诗首先夸赞了农具之优良：“有略其耜。”然后描写了一幅庄稼生长的动态画面：从种子的播种、发芽，到破土而出，长成整齐的禾苗，直到沉甸甸的禾穗长出，一切都富有生机活力。对作物生长观察得何等细致，描述又是何等生动！同样的描述还出现在《小雅·大田》、《大雅·生民》、《周颂·良耜》中。从这些生动的描写中，我们体会到了充盈于周人内心的喜悦、希望与自豪，而这种喜悦与自豪，正是周人以农业为生命之精神品质的表现。

另外，《诗经》描写了大量的草木鸟兽虫鱼等自然名物，或赋、或比、或兴。有人统计，《诗经》有植物 143 种，内含草类 85 种、木类 58 种；动物 109 种，内含鸟类 35 种、兽类 26 种、虫类 33 种、鱼类 15 种，总计至少在 250 种以上。^[8]对动植物的描写，涉及它们的色彩、声音、动作、分布、特性等特点。如果我们再把眼界放开点，《诗经》中涉及的山川、河流、湖泊等自然名物，则多到无法计算。大量草木鸟兽等名物的运用，表明了周人对自然环境的熟悉。而这种熟悉，正是农业文化对周人提出的要求。另外，诗人寄情于草木鸟兽，用它们的物性特点比喻情感，这无疑表明了周人的“心境和感情是同自然缠绕在一起”的。我们试涵咏《关雎》、《葛覃》、《草

虫》、《汉广》、《蒹葭》诸诗，诗人的情感已经完全融进自然名物所构成的境界之中，“与它们一起流动，成为它们的一部分”。在这里，人和自然是平等的，是息息相通的，人和自然共同构成了一个安宁和谐的世界。这种人和自然的融汇合一，正是农业文化精神的精髓所在。

四、品物荟萃，众美纷呈——名物与《诗经》的审美特征

《诗经》是名物的世界，品类各异的名物描写，是它的重要内容。自然名物方面的统计数字已见上文。人工名物方面：乐器类29个、服饰类约90个、建筑类约84个、日常器物类（包括食器、盛物器、渔具等）60个、舟车类55个……另外，《诗经》还对名物作了多角度的描写。比如描写动物：有写其动作的、有写其声音的，有写其分布的，有写其特性的，还有写动物之间关系的。真可谓品物荟萃，多姿多彩。大量各具姿态、富有内蕴的名物运用，使《诗经》呈现出不同的审美风格。

首先，《诗经》名物来自周人的日常生活，极普通而又极实在。那么，周人通过记述它们客观存在的朴素语言，所反映的内容，所烘托的人物形象，都呈现出一种质朴真纯之美。这一点与稍后的《楚辞》相比，表现得更为鲜明。比如，同是描写服饰，前者说：“羔裘逍遥，狐裘以朝”、“淑人君子，其带伊丝”、“彼都人士，狐裘黄裳”；后者说：“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同是写饮食，前者说：“笱豆有楚，殽核维旅”、“载筐及筥，其饔伊黍”、“其肴维何？炰鳖鲜鱼”；后者说：“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同是写车马仪仗，前者说：“四骖翼翼，路车有奭。簠簋鱼服，钩膺鞶革”、“君子来朝，言观其旗。其旗

淠淠，鸾声嘒嘒”；后者说：“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扬云霓之暗霭兮，鸣玉鸾之啾啾”。前者所用名物质实，虽含夸耀，但并无虚构，故其语言、内容、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总体上显示出朴实之风貌；后者所用的名物多为想象虚构，故其语言绚丽瑰奇，“惊采绝艳”，其人物形象高洁缥缈。《诗经》、《楚辞》，一南一北，因对名物的描写不同，一朴质，一绚丽，开启并奠定了中国诗歌美学的两种风格。

其次，《诗经》还再现了一个充满活力的自然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鱼跃鸟鸣，草长莺飞，虎狼奔走，秋虫唧唧，风雨凄凄，江河滔滔……各类名物竞展其本真神态，从而使《诗经》洋溢着一种“万类霜天竞自由”般的灵动之美。试看《周南·葛覃》之首章：“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它描写了一个艳丽的春景：葛藤蔓延，绿叶青青，黄鹂飞舞，清脆的叫声传遍山谷。戴恩君评曰：“描写中谷始生时景物，点缀如画。”^[9]呈现出充满活力的灵动之美。同样的描写还出现在很多诗中，如《国风》中的《桃夭》、《燕燕》、《草虫》、《匏有苦叶》、《野有蔓草》、《溱洧》、《月出》、《东山》，大、小《雅》中的《采薇》、《黄鸟》、《无羊》、《谷风》、《灵台》、《生民》等等。《诗经》中的草木鸟兽，以其本身的美妙，构成了一幅幅鲜活灵动的画面，数千年来打动着无数读者的心灵。

除上述两种审美特征外，形形色色的名物还使《诗经》呈现出别样的美来。比如，大量比兴手法的运用，使诗呈现出独特的含蓄美；战争田猎诗中的车马名物的描写，使诗呈现出令人鼓舞、催人奋发的刚阳之美；而婚恋诗中的花鸟鱼虫，又使这些诗呈现出让人醉心的婉柔之美。总之，大量的名物运用，造就了《诗经》万花筒般的烂漫。那么，反过来说，唯有通过对名物的充分认识和研究，才能更加清晰地、多侧面地领略到《诗经》多样的审美风格。

五、物随情迁，诗之滥觞——名物与《诗经》艺术成就

上文已说过，《诗经》名物描写是诗人情感抒发的重要手段。为了能真切而又生动地表达感情，诗人们总能选择出较为恰当的事物以寄托情怀。为了表达别离之苦，诗人选择了差池双飞的燕子；为了表达对乡土的思念，诗人选择了依依的杨柳；为了表达对君子的赞美，诗人选择了服饰；为了表达夫妻谐和深情，诗人选择了琴瑟。物随情迁，情由物显，名物的运用很好地传达出了诗人的喜怒哀乐，同时也造就了《诗经》较高的艺术成就。试举两个方面论述之。

1. 名物描写所构成的客观物境，与诗人主观情感和谐交融，创造出意深味长的意境之美

综观《诗经》，不管是《国风》，抑或是大、小《雅》，都充满着真挚而深沉的感情。而在很多诗中，特别是《国风》中的诗，诗人感情的抒发和名物的描写紧紧依连在一起，或触物以起情，或叙物以言情，情物相汇，形成了物中有情、情中有物的艺术佳境，后人所津津乐道的意境便滥觞于此。

比如《王风·黍离》，诗共三章，均以茂盛的黍稷起兴。《毛序》：“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或是。诗人本是宗周的一名官员，曾经见证过宗周的繁华与兴盛。而此时此刻，原本盛极一时的宗庙、宫室，变成废墟，长满禾黍，一片凄凉。此情此景，激起了诗人对宗周的缅怀与追思。故国的荒凉之景与诗人沉痛的感情交织在一起，于是创造出一种感人的艺术境界，使千古宦臣为之歔歔慨叹。明人王鏊《震泽长语》说：“余读《诗》至……《黍离》等篇，有言

外无穷之感。……‘潮打空城寂寞回’，不言兴亡而兴亡之感溢于言外，得风人之旨矣。”^[10]王氏用刘禹锡的怀古之作《石头城》“潮打空城寂寞回”，来比况《黍离》，深得该诗意境之真谛。

这种由物情相融而创造出的美妙佳境，在《诗经》中还有不少，比如《燕燕》、《君子于役》、《溱洧》、《蒹葭》、《月出》、《葛生》、《东山》、《采薇》等诗，其中的草木鸟兽等自然名物的描写，均一方面构成了一个具体客观的物境；另一方面这个物境又承载着诗人的情感，从而营造出含蓄蕴藉的艺术境界。所以，唯有了解了名物，才能充分体认《诗经》意境所展现出来的艺术魅力。不仅如此，从名物的视角，我们还能更加清晰地认识《诗经》意境的风貌：有的雄浑空阔，如《汉广》、《蒹葭》；有的细约柔婉，如《月出》、《采薇》之末章；有的劲健壮阔，如《大明》之末章、《驹》；有的灵动活泼，比如《葛覃》之首章、《野有蔓草》。我们还能进一步体认《诗经》意境所具有的“萌芽期”的特点：的确也有不少诗篇，没有或没很好地体现情与物的交融汇通；物景的描写毕竟还过于简略；特别是比兴式的景物展现，往往有“景一片、情一片”的不足。

基于上述，我们认为，在《诗经》时代，虽然诗人还不能自觉地追求诗歌意境美，但诗人在借助名物描写抒发情感时，却在客观上营造出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纵然这些意境还不能像后代那样成熟，但它毕竟迈出了中国诗歌意境创造的第一步，特别是它借草木鸟兽等自然名物的描写，来建构诗人情感空间的创作方式，为中国古典诗歌意境的创造规定了范式。诚然，后代诗歌中的意境创造，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不是《诗经》所能比并的，但可以确定无疑地说，它们是沿着《诗经》所开创的基本路数发展而来的。

2. 名物的选择与描写，造就了赋、比、兴三种抒情手法的辉煌

“赋、比、兴”，作为传情达意的表现方法，并不是《诗经》所独有

的。但它们又的确是《诗经》最基本的三种艺术表现手法,对后代的诗歌创作及诗歌理论影响巨大。其中特别是比兴,备受后人推崇,被称为“诗学之正源,法度之准则”。^[11]考察《诗经》可以发现,所谓的“赋、比、兴”(其中特别是比、兴),都脱离不开名物。因此,《诗经》“赋、比、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其功多在对名物的描写上。

首先,赋的特点在于“铺陈直言”,其流弊易于“浅露”,故钟嵘说:“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体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清人施润章也说:“纯用赋而无比、兴,则索然矣。”^[12]然而,赋之“铺陈”,不仅是直言其事,还包括精细的描绘与刻画、夸张等艺术手法。这些艺术手法的运用,都能创造出一流的好诗。对名物的描写与刻画,便是《诗经》经常使用的方法,它使“赋”法摆脱了“浅露”,呈现出生动活泼、含蓄隽永的特点。

比如《小雅·无羊》,诗全用赋法,无一处比、兴。但是,它所展现的放牧图景,又是多么的美妙!诗中既有对牛羊精细的描绘,如“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描绘出牛羊群聚时的“聚其角而息,濈濈然;呶而动其耳,湿湿然”的景象,何其逼真!也有行动、神态的展示,如“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三句,把牛羊或从山岗而下、或到池边饮水、或在草地上时卧时动的悠然自得之情状,传神地展现了出来。而“麾之以肱,毕来既升”,更是把牛羊群拥相随的景象,表现得栩栩如生,并出现了牧人挥鞭驱牛羊的传神形象。对牛羊不同情状的详细描绘,加之艺术构思的精巧,使整首诗活泼生动,充满生活气息,俨然真情实景,读之令人浮想。前人评论此诗曰:“此诗之妙,尤在体物之工;写生之妙,俨如名手图画。在人目中,其精微曲到,为后世所不能及。”^[13]名物描绘对“赋”法之影响,于此可略见一斑。

其次,充当“彼物”的草木鸟兽,加强了“比”法的表现功能。